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回 詩翁畫客狼狽為奸 怨女癡男鴛鴦並命

卻說我聽見有人喚我，睜眼看時，卻是繼之立在床前。我連忙起來。繼之道：「好睡，好睡！我出去的時候，看你一遍，見你沒有醒，我不來驚動你；此刻我上院回來了，你還不起來麼？想是昨夜作詩辛苦了。」我一面起來，一面答應道：「作詩倒不辛苦，只是一夜不曾合眼，直到天要快亮了，方才睡著的。」披上衣服，走到書桌旁邊一看，只見我昨夜作的詩，被繼之密密的加上許多圈，又在後面批上「纏綿悱惻，哀豔絕倫」八個字。因說道：「大哥怎麼不同我改改，卻又加上這許多圈？這種胡謔亂道的，有甚麼好處呢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同你有甚麼客氣，該是好的自然是好的，你叫我改那一個字呢？我自從入了仕途，許久不作詩了。你有興致，我們多早晚多約兩個人，唱和唱和也好。」我道：「正是，作詩是要有興致的。我也許久不作了，昨晚因看見報上的詩，觸動起詩興來，偶然作了這兩首。我還想謄出來，也寄到報館裡去，刻在報上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又何必。你看那報上可有認真的好詩麼？那一班斗方名士，結識了兩個報館主筆，天天弄些詩去登報，要借此博個詩翁的名色，自己便狂得個杜甫不死，李白復生的氣概。也有些人，常常在報上看見了他的詩，自然記得他的名字；後來偶然遇見，通起姓名來，人自然說句久仰的話，越發憤起他的狂傲逼人，自以為名震天下了。最可笑的，還有一班市儈，不過略識之無，因為豔羨那些斗方名士，要跟著他學，出了錢叫人代作了來，也送去登報。於是乎就有那些窮名士，定了價錢，一角洋錢一首絕詩，兩角洋錢一首律詩的。那市儈知道甚麼好歹，便常常去請教。你想，將詩送到報館裡去，豈不是甘與這班人為伍麼？雖然沒甚要緊，然而又何必呢。」我笑道：「我看大哥待人是極忠厚的，怎麼說起話來，總是這麼刻薄？何苦形容他們到這份兒呢！」繼之道：「我何嘗知道這麼個底細，是前年進京時，路過上海，遇見一個報館主筆，姓胡，叫做胡繪聲，是他告訴我的，諒來不是假話。」我笑道：「他名字叫做繪聲，聲也會繪，自然善於形容人家的了。我總不信送詩去登報的人，個個都是這樣。」繼之道：「自然不能一網打盡，內中總有幾個不這樣的，然而總是少數的了。還有好笑的呢，你看那報上不是有許多題畫詩麼？這作題畫詩的人，後幅告白上面，總有他的書畫仿單，其實他並不畫畫。有人請教他時，他便請人家代筆畫了，自己題上兩句詩，寫上一個款，便算是他畫的了。」我說道：「這個於他有甚麼好處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他的仿單非常之貴：畫一把扇子，不是兩元，也是一元。他叫別人畫，只拿兩三角洋錢出去，這不是『尚有利哉』麼？這是詩家的畫。還有那畫家的詩呢：有兩個隻字不通的人，他卻會畫，並且畫的還好。倘使他安安分分的畫了出來，寫了個老老實實的上下款，未嘗不過得去。他卻偏要學人家題詩，請別人作了，他來抄在畫上。這也還罷了。那個稿子，他又謄在冊子上，以備將來不時之需。這也罷了。誰知他後來積的詩稿也多了，不用再求別人了，隨便畫好一張，就隨便抄上一首，他還要寫著『錄舊作補白』呢。誰知都被他弄顛倒了，畫了梅花，卻抄了題桃花詩；畫了美人，卻抄了題鐘馗詩。」

我聽到這裡，不覺笑的肚腸也要斷了，連連擺手說道：「大哥，你不要說罷。這個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。天下哪裡有這種不通的人呢！」繼之道：「你不信麼？我念一首詩給你聽，你猜是甚麼詩？這首詩我還牢牢记著呢。」因念道：「

隔簾秋色靜中看，欲出籬邊怯薄寒。隱士風流思婦淚，將來收拾到毫端。

「你猜，這首詩是題甚麼的？」我道：「這首詩不見得好。」繼之道：「你且不要管他好不好，你猜是題甚麼的？」我道：「上頭兩句泛得很；底下兩句，似是題菊花、海棠合畫的。」繼之忽地裡叫一聲：「來！」外面就來了個家人。繼之對他道：「叫丫頭把我那個湘妃竹柄子的團扇拿來。」不一會，拿了出來。繼之遞給我。我接過看時，一面還沒有寫字；一面是畫的幾根淡墨水的竹子，竹樹底下站著一個美人，美人手裡拿著把扇子，上頭還用淡花青烘出一個月亮來。畫筆是不錯的，旁邊卻連真帶草的寫著繼之方才念的那首詩。我這才信了繼之的話。繼之道：「你看那方圖書還要有趣呢。」我再看時，見有一個一寸多見方的壓腳圖書打在上面，已經不好看了。再看那文字時，卻是「畫宗吳道子，詩學李青蓮」十個篆字，不覺大笑起來，問道：「大哥，你這把扇子哪裡來的？」繼之道：「我慕了他的畫名，特地托人到上海去，出了一塊洋錢潤筆求來的呀。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話了，可不是我說話刻薄，形容人家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經開出飯來。我不覺驚異道：「呀！甚麼時候了？我們只談得幾句天，怎麼就開飯了？」繼之道：「時候是不早了，你今天起來得遲了些。」我趕忙洗臉漱口，一同吃飯。飯罷，繼之到關上去了。

大凡記事的文章，有事便話長，無事便話短，不知不覺，又過了七八天，我伯父的回信到了，信上說是知道我來了，不勝之喜。刻下要到上海一轉，無甚大耽擱，幾天就可回來。我得了此信，也甚歡喜，就帶了這封信，去到關上，給繼之說知，人到書房時，先有一個同事在那裡談天。這個人是督杆的司事，姓文，表字述農，上海人氏。當下我先給繼之說知來信的話，索性連信也給他看了。

繼之看罷，指著述農說道：「這位也是詩翁，你們很可以談談。」於是我同述農重新敘話起來，述農又讓我到他房裡去坐，兩人談的入彀。我又提起前幾天繼之說的斗方名士那番話。述農道：「這是實有其事。上海地方，無奇不有，倘能在那裡多盤桓些日子，新聞還多著呢。」我道：「正是。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，兩次是有事，匆匆便行；一次為的是丁憂，還在熱衷裡面，不便出來逛逛。這回我過上海時，偶然看見一件奇事，如今觸發著了，我才記起來。那天我因為出來寄家信，順路走到一家茶館去看看，只見那吃茶的人，男女混雜，笑謔並作的，是甚麼意思呢？」述農道：「這些女子，叫做野雞的人，就是流娼的意思，也有良家女子，也有上茶館的，這是洋場上的風氣。有時也施個禁令，然而不久就開禁的了。」我道：「如此說，內地是沒有這風氣的了？」述農道：「內地何嘗沒有？從前上海城裡，也是一般的女子們上茶館的，上酒樓的，後來被這位總巡禁絕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倒是整頓風俗的德政。不知這位總巡是誰？」述農道：「外面看著是德政，其實骨子裡他在那裡行他那賊去關門的私政呢！」我道：「這又是一句奇話。私政便私政了，又是甚麼賊去關門的私政呢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

述農道：「這位總巡，專門仗著官勢，行他的私政。從前做上海西門巡防局委員的時候，他的一個小老婆，受了他的委屈，吃生鴉片煙死了。他恨的了不得，就把他該管地段的煙館，一齊禁絕了。外面看著，不是又是德政麼？誰知他內裡有這麼個情節，至於他禁婦女吃茶一節的話，更是醜的了不得。他自己本來是一個南貨店裡學生意出身，不知怎麼樣，被他走到官場裡去。你想這等人家，有甚麼規矩？所以他雖然做了總巡，他那一位小姐，已經上二十歲的人了，還沒有出嫁，卻天天跑到城隍廟裡茶館裡吃茶。那位總巡也不禁止他。忽然一天，這位小姐不見了。偏偏這天人們都說小姐並不曾出大門，就在屋裡查察起來。誰知他公館的房子，是緊靠在城腳底下，曬臺又緊貼著城頭，那小姐是在曬臺上搭了跳板，走過城頭上去的。惱得那位總巡立時出了一道告示，勒令沿城腳的居民將曬臺拆去，只說恐防宵小，又出告示，禁止婦女吃茶。這不是賊去關門的私政麼？」

我道：「他的小姐走到哪裡去的呢？」述農道：「奇怪著呢！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，同時逃走了一個轎班。」我道：「這是事有湊巧罷了，哪裡就會跟著轎班走呢？」述農道：「所以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，那位總巡因為出了這件事，其勢不得不追究，又不便傳播出去，特地請出他的大舅子來商量，因為那個轎班是嘉定縣人，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訪問，果然叫他訪著了，那位小姐居然是跟他走的，他大舅子就連夜趕回上海，告訴了底細。他就寫了封信，托嘉定縣辦這件事，只說那轎班拐了丫頭逃走。嘉定縣得了他的信，就把那轎班捉將官裡去。他大舅子便硬將那小姐捉了回來。誰知他小姐回來之後，尋死覓活的，鬧個不了，足足三天沒有吃飯，看著是要絕粒的了，依了那總巡的意思，憑他死了也罷了。但是他那位太太愛女情切，暗暗的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，請嘉定縣尊不要把那轎班辦的重了，最好是就放了出來。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。走了兩天，回來說：那轎班一些刑法也不曾受著，只因他投在一家鄉紳人家做轎班，嘉定鄉紳是權力很大的，地方官都是仰承他鼻息的，所以不到一天，還沒問過，就給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。那位太太就暗暗的安慰他女兒。過了些時，又給他些銀子，送他回嘉定去。誰知到得嘉定，又鬧出一場笑話來。」

」正說到這裡，忽聽得外面一陣亂嚷，跑進來了兩個人，就打斷了話頭。

正是：一夕清談方入彀，何處閒非來擾人？要知外面嚷的是甚事，跑進來的是甚人，且待下回再記。